



「地球之耳」去來

很多人說火焰山熱，我們去參觀羅布泊更是苦熱，那天陪同的人說氣溫是55度。真像去了火星，那是一連的燥熱——乾熱，有點透不過氣來，我們彷彿跋涉在無垠的火山沙漠地帶。可是，我們委實給眼前的瑰麗奇景迷惑了，只見一片廣漠土黃色的泥沙，寸草不生，到處是奇形怪狀類似斷牆、土堆、奇石，彷彿置身宇宙的外星球上。這些景象過去我們都可以在外星人電影中看到的。

這個奇異的地方，坐落於新疆東南部，原來是一個湖泊，狀似人耳，被稱為「地球之耳」，《山海經》稱作「幼澤」。

羅布泊在漢朝曾是古代樓蘭王國的所在，人口眾多，商旅絡繹不絕，有八百多年歷史。

原來浩瀚的羅布泊，因塔里木河改道，在缺水之下族人只好遷出，留下一個古帝國斑駁零散的遺蹟。

講解員說，這裏曾是中國核試驗基地研究中心——蘭蘭基地，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這裏試爆成功。從前閱報看到的那一朵冲天而騰升的蘑菇雲巨焰，就是從這裏升起的。這一奇景，至今仍然拭抹不去！

那一頁頁歷史俱往矣！今天我們耳聞目睹的是另一番景象——一個不屬於地球虛幻空間的奇特景跡。

我們在赤焰烈日下，興奮不減地拍了許多照片。

後來我們在這片荒涼的戈壁發現

一座孤立平房，貌似科研重地，入到裏邊，才知道是提供遊人休憩和吃飯的餐廳，有冷氣設施的現代飯堂，我們在這裏吃到一頓很豐富的午餐，菜蔬魚肉應有盡有，置身荒漠中，令人感到意外的驚艷。

看金庸、梁羽生武俠小說，多次提到新疆北疆天山及天池的幽美風光。此次，身歷其境，真有置身世外的感覺；天是蔚藍蔚藍的，倒影在靜如處子的天池，偶爾幾朵白雲如綿羊悄悄遊過，如傳真複製一幀美奐美致的水上畫，定格在寂靜清澈的水中，如一框無垠的大鏡子，微波不漾。

我們在天池看到這框詩一樣的圖畫，真是天上人間，疑幻疑真，我們彷彿已遠離塵囂，七竅都充滿着負離子，世俗的雜念，滌蕩一空。

新疆的日日夜夜，勾起不少令人驚心動魄的風物。

新疆之大，不光是地域上廣袤無垠，連食物分量也有點驚人。代表作除手抓羊肉、全烤羊，還有分量十足的大盤雞，是用一個大鐵盤盛着，用整隻斬開的雞塊，加上馬鈴薯、洋葱、燈籠椒、花椒、辣椒一起炊煮，滿滿的一盤，足夠四五人的飯菜分量，大杯酒大盤雞，別有一番塞外風味。

有一趟與寫《張居正》的傳記作家熊召政兄五六個文友赴西藏，在拉薩一間食肆，我瞥到菜牌有大盤雞，情不自禁叫了，一干人竟吃得津津有味。

也許是新疆情懷作祟。 (下)



姚雅音 姚琬

剛過去的周日晚上，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出現感人一幕。陳木勝導演憑藉遺作《怒火》獲得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兩項大獎。影星劉德華代替陳木勝導演太太，讀出了她的致謝辭，讓全場動容，「相信這個獎，圓滿了他（陳木勝）的一生，他一定會報以微笑，感到十分欣慰……一切盡在不言中。」

什麼樣的人生是圓滿的一生？在陳木勝導演的身上，能夠看到的就是他對於電影的熱愛，殫精竭慮希望為觀眾拍出經典電影。2019年，他拍攝《怒火》時發現身染重病，仍堅持完成作品，最終不幸離世。他是為所愛的電影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他的遺作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，這就是陳導太太所說的「圓滿了他的一生」。

月有陰晴圓缺。人生的圓滿，其實並非完美無缺，而是為心中所愛一往無前，得償心願。因此為了達成圓滿的一刻，就是要為了目標和夢想，不斷地積累和努力。最近，我聽了已故美國籃球明星科比之前參加電視節目的人生分享，也深有共鳴和啟發。

科比1996年直接從高中進入NBA，並效力洛杉磯湖人隊20年，被公認是史上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之一。2016年由於膝蓋和肩膀傷患，身體狀態下滑而退役。2020年1月26日，他搭乘的私人直升機失事，不幸遇難。

2018年科比編劇和敘述的動畫短片《親愛的籃球》，贏得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獎。影片講述了科比對於籃球的熱愛，始於他還是孩子時候。他13歲就已知籃球是他一生所愛，為了這個目標和夢想，他把整個世界作為他的圖書館，不斷地學習。小時候，很多人的身體素質都比他好，他所做的就是別人吃飯、休息的時候，

圓滿

他仍在練習，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放在籃球場上，最終他才能一步一步脫穎而出。他覺得在準備的時候，就要盡力做到最好，比賽的時候才能展現出最好的狀態。每次比賽遇到挫折，他都會回看比賽錄像，找出哪裏出了問題，哪裏需要改善，加倍練習做到最好。

在我看來，科比的籃球人生與寓言故事龜兔賽跑，講的是同一個人生道理。烏龜雖然天賦不如兔子，但他有長遠堅定的目標，為了目標，他盡力去做得更好，當準備扎實，一切就會水到渠成。雖然事情可能不如預期，但為了圓夢的堅持，即使出現意外，也會收穫內心的圓滿和充實。

對於我們音樂演奏也是如此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我們不斷練習，就是為了享受在舞台上展現最完美的一面。儘管為了實現目標，要克服各種困難，但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、勞其筋骨……」，磨練之後才是真正的圓滿。

本月下旬我即將展開個人的內地巡演，疫情之下，過程也相当曲折。7月26日至31日，我將先在廣州、長沙、深圳、蘇州4個城市演出，11月至12月還將在北京、上海等8個城市演出。這次的內地巡演恰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重要時刻，也是我創辦香港弦樂團近十年來，首次舉辦個人的巡演，因此對我來說意義重大。制定演出計劃時，原本希望帶著兩位香港青年藝術家一起到內地巡演，但由於疫情，只能留待第二階段的巡演，希望能帶上他們同行。目前我都在非常刻苦地練習，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準備，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狀態帶給內地觀眾。一路以來，我都願意接受磨練、敢於挑戰，不論最終的效果如何，我相信「寶劍鋒從磨礪出」，我能把喜愛的音樂帶給更多的朋友，這就是我心中的圓滿。

時光隧道的剪影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多位從事幕後製作（包括音樂人）的友人們，情緒高漲地你一言我一語爭相暢談着他們對TVB跟內地某電視台聯辦的音樂節目「聲生不息」的感受、觀點及意見，雖然筆者「嫌棄」他們七嘴八舌的聲浪覺得「吵耳」，不過卻開心分享着他們的爽朗笑聲。

友人手舞足蹈地說：「最初對該音樂節目沒有抱太大的期待，儘管有林子祥、葉蒨文、李克勤、李玟及內地的周華健、毛不易、李健等實力唱將坐鎮，但節目開播以來到完結，在現場看到的是台前幕後他們的努力，很認真。整個節目過程大家感情很融洽，很好地印證了現實情況：比賽只是形式，音樂交流才是真正的目的！誰搭誰合唱都擦出不一樣的火花，咬字標準與否不是重點，輸贏不重要，好喜歡他們那種和諧氣氛，不分你我。」

特別是大合唱，歌手們忘情投入，似成班「大細路」把歌曲的氛圍推向高潮。即使台上唱，台下跟着唱的一樣亦大呼「好過癮」，而且令人詫異的是，說普通話的現場觀眾對歌曲的歌詞「好熟」，香港的電視節目有如此熱鬧氣氛已不多見了，內地有這樣好的平台給予香港歌手更好地發揮，加上實力唱將們同台「飆歌」展露歌藝，實在太令人驚艷了！

另一友人補充道：「作為一個時代的金曲，往往是因為歌曲有靈魂，歌詞激勵着是給予人以力量的存在，前奏音樂響起大家已知道是哪首金曲，恍如時光隧道的剪影。故此好歌有歷久不衰的價值，經得起時間洪流。」

而欣賞為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所製作的歌唱宣傳片段和特輯，「樣辦」模式減少了，更貼近香港的風土人情，能改變「故步自封」的思維，凸顯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更好的製作效果。有云：「各處鄉村各處例」，多與本地人溝通，了解他們所需或禁忌，做什麼都會事半功倍啦！



四十

好多好多年沒有去現場看電影金像獎典禮，今年是第40屆，居然有幸參與，到現場看看！

我是由第1屆金像獎頒獎禮便支持他們，那些年這頒獎禮是一本電影雜誌主辦的，那是《電影雙周刊》，這本週刊是一本私人辦的電影雜誌，希望大家在看電影看娛樂雜誌之餘，還看一本特別認真特別有深度、為讀者剖析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電影，和報道電影製作、電影發展的雜誌。此雜誌出現之後，得到電影業界的支持，他們都覺得能夠出現一本這樣的雜誌，是為香港電影發展有一把更好的聲音。所以雙方都互相支持、互相幫助。那時候的電影圈氣氛是很好的。

《電影雙周刊》愈辦愈好，除了得到愛好電影的年輕讀者的支持，還得到同業的支持，紛紛為他們撰寫電影稿件，為他們做明星導演台前幕後的訪問，更得到電影圈的支持，彼此互撐，所以40年前他們舉辦雜誌電影選舉，亦獲得很多電影公司的支持，辦了一個似模似樣的電影頒獎禮。在第1屆的電影頒獎禮，我便有幸參與，親眼見證香港自己舉辦的頒獎禮選出的第1位影后的誕生，她便是我們今天熟悉的惠英紅！

第1屆的電影頒獎禮，是香港電台和《電影雙周刊》合辦，麗的電視播映，伍家廉、詹小萍任司儀，頒發25個獎項，包括最佳男女演員許冠文、惠英紅，最佳電影《父子情》，最佳導演方育平（《父子情》），最佳編劇張堅庭（《胡越的故事》），以及十大最佳華語電影、十大最佳外語電影。

就這開始，香港有了一個本土的電影頒獎禮，到了今天足足40屆了，在這40年頒獎禮逐步成熟，逐步受到業內和世界各地電影界的重視，而本地電影界亦對頒獎禮予以認同和支持，能在這個頒獎禮中獲獎，都視作光宗耀祖的頭等驕傲的大事！

回顧這40年，香港電影從最輝煌的時代到今日經過黑暴和疫情，重新啟動舉行線上頒獎禮。可惜因為在新舊交替的時期，頒獎禮沒有了過往的璀璨繽紛，沒有巨星雲集，但卻看到新一代的漸漸成長，也是一件鼓舞的事！



◆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紅地毯上，大家睇吓影帝四哥謝賢幾有型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鄧冬梅

心上槐園

時常地，有一股若有若無的芳香自遠處飄來，清新淡雅，柔和的燈光下彷彿繚繞着一層薄薄的霧，自一本打開的書卷裏彌散開來，正讀着的一篇散文，居然每一個字都似含苞欲放的花朵骨朵兒，簇擁着，同時綻放。那一刻，我會掩卷遐思，不禁莞爾——那就是我魂牽夢縈的槐園。

槐園坐落於與南園一江之隔的木魚山上。初次走進槐園，是在一個周末。一個背包、一本張愛玲的散文、一個特立獨行的我，悄然潛入這片幽靜的深院。到槐園來，是因為一個夢，那個夢溫馨而悵然。

在夢裏，我沿着一條青磚鋪成的甬道，兩旁綠樹掩映，陣陣幽香自遠處飄來，似無聲的呼喚。

在夢裏，我彷彿是沈園裏漫步的唐琬，期待與陸游的再次邂逅，又彷彿是易安居士，在輕吟一闕聲聲慢……槐園冷清，則平添幾份恬靜。

院子不大，進門就見一個不規則的庭院，西邊的坡上是茂密的植物，高低錯落，俯仰生姿，掩映之下，紅色的磚牆隱約可見。穿過樓下的走廊，可見石階幾級，拾階而上，又一個敞亮的場地，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眼前豁然一亮。場地四面有樹，是槐樹，三三兩兩疏密有致地立在場地邊上。北邊是一行法國梧桐樹，修剪得大團花似的。後面又是一排二層小樓，白色牆面，灰色瓦片，隱於綠色之中，最具江南風情的景致就數這裏。小樓東北角上也是一片槐樹，像是誰下了帖子請了它們來唱和作詩。走近些，才看見低矮的圍牆，圍牆外面也是一片槐樹。景色是沒有界限的，使人在院子裏亦可見外面的風景當應如此這般。牆外的槐花也爭艷，探進來，伸展於我的門前、我的窗前，故意

在我行走文字之時，俏皮地笑，逗引我的腳步來到她的跟前。我最喜歡在小二樓的廊簷下漫步，那樣的廊簷絕不是一般的屋簷，它寬敞整潔。沿着廊簷走來，嗅着槐花的清香，就到了槐花叢中，花兒們絕不喧鬧，絕不幽怨，只是淡雅地開着，淺淺地笑着，像孩子的肌膚般的花瓣，肉內的，嫩嫩的，白白的，粉粉的，透着生命的力，一大串一大串地鋪展開來，像熱情的手伸過來，攬過來，同時輕輕地對你說一聲，我來了。

從此，這個園子就成了我的精神家園。記得那個周末，我在一籠芳香的槐樹下，靜靜地坐了一天，張愛玲的散文，不知看了幾篇。我安靜地靠在一棵樹上，雙手抱膝，久久凝視着一樹潔白，獨自享受着這份久違的靜謐與安祥。

我極喜歡槐花初開的樣子，極像一個光着身子的乳嬰，身體粉白嬌氣地彎曲着，頭戴一頂綠油油的小帽。槐花開得不大，一簇一簇，乳白中略帶淡綠，在綠葉的呵護中靜靜地散發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那纖纖脈管，簇擁着十餘對稱的嫩綠，一串串的潔白，點綴其中，似米粒，像瑪瑙，一片繁花，一派生機，讓人為之感嘆。忽然一陣微風吹過，送來縷縷清香，沁人心脾，像剛剛開啟的一瓶陳年老酒，甘醇而醇鬱，清雅而婉約；槐花淡雅、清新，若農家的妙齡少女，不施粉黛，卻由裏而外透着芬芳。我分明知道，它的骨子裏有一種天然的純樸與謙和，有一種容易親近的自然品性，若世間坦誠的人。我喜歡與這樣的人對話。那一刻，我覺得遇見了自己的閨蜜、兒時的夥伴。有什麼話不可以說呢？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遠離塵囂的安適之所。

山野中的槐樹遠不如槐園的槐樹那麼高貴、矜持，它們因了特別的環境，顯得彬彬

有禮、從容大方。或許就在一場暖風過後，或是一場細雨降臨，或許就在他無意的瞬間，槐花開了，碧藍的天空下，和着雲朵，槐樹開出那麼耀麗的花。開得燦爛而壯麗，滿枝枝的雪花，滿樹的繁華，摘一串槐花你看看吧，花瓣是那麼鮮嫩，是那麼嬌弱，一小朵一小朵兩兩對開着，整齊而精緻，再看看每一朵吧，花朵是那麼精巧。小小的四瓣花中，往往總是兩瓣合攏兩瓣開放，讓你不由得想起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的詩句。若有清風輕輕吹起，樹上的槐花紛紛揚揚，飄飄灑灑，彷彿下了一場槐花雨，潔白了一地的凄美蒼涼。難怪古人吟道：「若許嬌癡若許情，融於畫筆染槐林。陣陣幽香陶人醉，喜作白羽槐花風。」「海邊雨後沐輕風，七彩夕陽映碧空。槐林綿延極目望，簇簇白花綽約中。」白居易在《秘省後廳》中寫道：「槐花雨潤新秋地，桐葉風翻欲夜天。盡日後應無一事，白頭老監枕書眠。」

坐在樹下，我突發奇想，有一天，我若執掌此地，定會修一座真正的園子，為槐樹們，當然還為香樟樹、黃楊樹們安一個家，讓它們相親相愛。休閒時光，人們三三兩兩，樹下漫步，林中嬉戲。因為，在我眼裏，那一株株樹，就是一首首詩，一幅幅畫，它們虛實相生、借景隔景、天然合一。

中國詩歌、繪畫的意境借助於語言或線條、色彩的構成，而在我的園林裏，意境是由一株株的樹們構成。亭與閣是不可或缺的，「惟有此亭無一物，坐觀萬景得天然。」古式的茶肆、酒樓要點綴其中，為雅士豪客們準備一個宣洩的場所。園子裏最好有一藏書閣、幾間琴房。如果可能，我真想有一襲長裙，焚香沐浴，即興彈撥一曲《醉花吟》，或是《廣陵散》。群山鬱蒼，群木蒼鬱，空亭翼然，吐納雲氣。石滑閣前雨，泉香樹杪風，江山無限景，盡此一曲中。



失眠救星白噪音

近期因為朋友突然失眠睡不好，試了很多方法，例如暖敷肚子（把血氣導離大腦，往肚子裏去，也可以令身體適當休息。所以為何吃飽時會特別疲憊）、檢查頸骨（要找好的醫師查一查是否移位）、艾草浸腳（增強全身血氣循環，入眠也是需要能量的），但也沒什麼效果。

我說，那試最簡單的，聽白噪音吧。記得以前在寧靜的公司環境裏，聽着電風扇，一不留神便會睡着了。現在公司都裝靜音冷氣，反而沒有這個經歷了；回想，其實風扇的聲浪的確令人放鬆心神。

孩子為何在車上容易睡着？除了是因為搖晃，也是因為聽着路上的風聲機器聲，聲波是很影響大腦的。現在網上隨處可以找到讓人容易入睡的音樂，例如讓人入睡的白噪音，可以是黑屏的，讓你開着手機也不會太光，可以選擇風扇聲、流水聲、大浪聲、風聲、鋼琴聲等

等。有趣的是下面一定有人留言，給自己的孩子聽這些，會很快讓其入睡；就算長大後，孩子很貪玩，一聽這些音樂，就會冷靜下來。從小培養一種孩子覺得舒適的聲音，是十分方便的。

我從孩子小時，已經會放輕音樂，因為實在太方便了。他睡不着，便放音樂；他習慣了，那隻音樂便好用。無論是興奮或生病時不肯入睡，還是太頑皮時不能冷靜，一播放音樂便能叫他大腦冷靜下來。

題外話，YouTube上的白噪音及放鬆音樂，下面都有不少留言，當然多說是有用，尤其是孩子。但更多是失眠、抑鬱、躁狂的人分享，這些音樂如何幫到他們，有更多是為大家彼此打氣的聲音，看得人鼓舞兼感動。

簡簡單單的音樂可以有莫大幫助。其實人的腦電波就是如此容易受影響，所以，聲音、音樂，以及互相鼓勵的說話，才能這麼容易入心入腦。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85歲的謝賢入行70年，終於拿到了人生第一個金像獎影帝，全場起立為之鼓掌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謝賢、謝霆鋒父子檔聯袂為香港電影寫下一段新傳奇：父子影帝，一個創下金像獎史上最年長影帝獲得者紀錄；一個創下香港首位80後奪得金像獎影帝殊榮紀錄。

58歲的已故導演陳木勝，在6次提名後，藉《怒火》獲頒金像獎最佳導演。港產警匪片如日中天時，評委苛責也罷，機緣不也也行；陳木勝金像獎5次提名5次惜敗。當他在人生最後一年，再度用硬橋硬馬的港產打鬥、驚心動魄的危險爆破，塑造出黑白雙雄剛冷倜儻和愛憎分明。這一次，金像獎最佳導演的桂冠，不偏不倚戴在了他的頭上。劉德華代表陳木勝上台領獎，也代為轉述了陳木勝太太所寫的得獎感言：「相信呢一個獎圓滿佢佢一生，佢一定會報以微笑，同理感到十分欣慰。」

陳太太應深知，丈夫一生拍戲，生前始終未能拿到最佳導演獎，但願他在天有靈，心底那一處意難平就此被撫平。

本屆金像獎，令我覺得遺憾的，是許鞍華導

獲獎與否

演的《第一爐香》。除了獲得一項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外，再無收穫。作為唯一一位6次奪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的電影人，可能她內心的淡定自持，早已平息了外界對她作品的評判。

張愛玲筆下的《第一爐香》，寫得散亂如珠，讀起來準準鋒利，要拍成片子，極不易穿珠成鏈，襯出美人風華絕代。許鞍華用她特有的電影語言，營造出的亂世氛圍，一開場，便能讓人情緒渲染暗波流動。跟着鏡頭穿梭其間，字裏行間的糾結陰冷，瞬間觸發出的具象感知，接住了撲面而來的哀愁、算計、掙扎、頹喪。坐在電影院裏的時候，我暗自感嘆，除了個別角色不夠美艷，有些表演稍顯遲滯，張愛玲若是在天上看着，應該也會頻頻頷首以示讚許。

獲獎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錦上添花，並不是努力做事時的本來目的。於每一個創作者而言，充其量就是一片人生記憶的標註。每到公布獲獎者那一刻，直播的電視畫面，總會不約而同把鏡頭聚焦被提名的幾位競爭者，試圖在獎項揭曉那一刻，從他們的臉上為觀眾捕捉到想要看到的表情。每每於此，總會忍不住感嘆，到底都是演技傍身的人。